

请用你的双手，打碎我怪物的躯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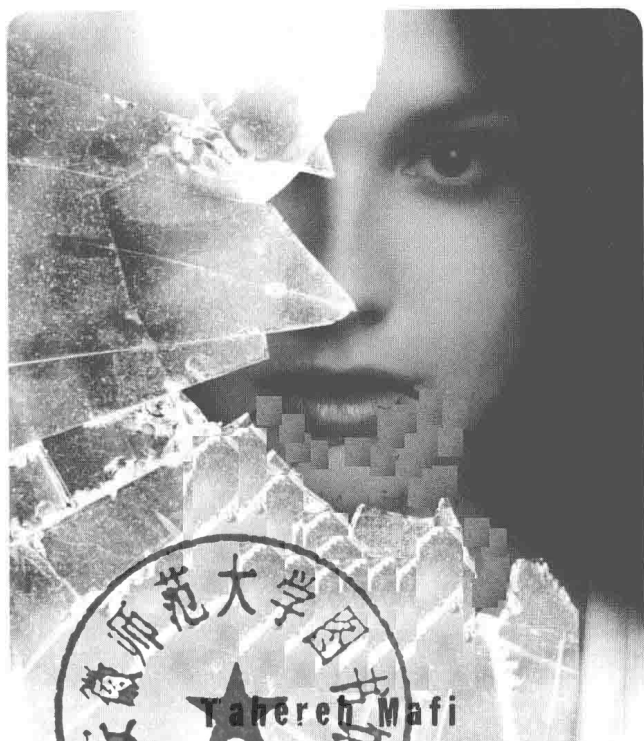


SHATTER ME

我不是一个怪物

〔美国〕塔赫瑞·马菲 著
马凡 袁学术 译

继《暮光之城》、《饥饿游戏》之后
又一部超人气奇幻浪漫青春小说



SUPPLER ME

我不是一个怪物

〔美国〕塔赫瑞·马非 著
马凡 袁学术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不是一个怪物 / (美) 塔赫瑞·马菲 (Tahereh Mafi) 著;
马凡, 袁学术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7.7

书名原文: Shatter Me

ISBN 978-7-5447-6776-7

I. ①我… II. ①塔… ②马… ③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美国 - 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98411 号

SHATTER ME by Tahereh Mafi

Copyright © 2011 by Tahereh Mafi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Phoenix-Power Cultural
Co., Ltd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, LLC through Bardón-
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2-373 号

我不是一个怪物 [美国] 塔赫瑞·马菲 / 著 马凡 袁学术 / 译

责任编辑 陆元昶

特约编辑 苑浩泰

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

校 对 肖飞燕

责任印制 贺 伟
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

邮 箱 yilin@yilin.com

网 址 www.yilin.com

市场热线 010-85376701

排 版 灵动视线

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960 毫米 × 640 毫米 1/16

印 张 17.75

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6776-7

定 价 3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, 质量热线: 010-85376178

我被关起来已经有 264 天了。

一本小笔记本和一支破钢笔是我所有的随身物品，还有脑海里的一组数字：1 扇窗户，4 面墙壁，16 平方米的空间，还有 264 天孤零零的日子里从来没有开口说过的那 26 个字母。

6336 个小时以来，我没接触过任何人。

“你要有个牢友伴儿了。”他们跟我说。

“我们想让你在这儿烂掉老实点儿。”他们跟我说道。

“是个跟你一模一样的疯子你这下不孤单了。”他们跟我这样说。

说话的人是重建院的看守。建立这家重建院的初衷据说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个垂死的社会。因为一些我掌控不了的事情，他们把我从父母家里拖出来，然后关进了一家收容院。我并不知道自己的异能是怎么回事，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，可没有人在乎这些。

我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哪儿。

我只知道有人开着一辆白色货车把我带到了这儿，用时 6 小时 37 分。我知道自己当时被铐在座位上。我知道自己当时被绑在椅子上。我知道爸爸妈妈是不会抽出身来向我道别的，我知道自己被抓走的时候没有哭。

我知道，太阳依旧日复一日地升起来又落下去。

夕阳往大海中坠去，波光粼粼，碎溅出五彩斑斓的色彩，染满了我的窗外世界。成百枝丫上的万千树叶，沉浸在风中，追逐着那虚无缥缈的飞翔之梦。狂风掳住它们枯干的翅膀，强行扫落，不留痕迹，任由下面站岗的卫兵们随意践踏。

现在的树没有以前多了，科学家们这么说。他们说，我们以前的世界郁郁葱葱，天空白云朵朵，骄阳光芒四射。可现如今，我对那个世界的记忆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。从前没给我留下多少记忆。脑海里仅存的景象，都是别人所描绘的样子。旧日景象的回声。

我把手掌按在那块小小的玻璃上，感受着冰冷彻骨的熟悉感觉。我和这块玻璃都形单影只的，周围除了我们，再没别的了。

我抓起那支都快不能用的钢笔，由于墨水没剩下多少了，所以我每天只能定量使用。我盯着笔看了一会儿，改了主意，放弃了写东西的打算。有个伴儿也许挺好。和一个切实存在的人聊聊天，日子也许会好过些。我练习着发声，嘴唇凑成熟悉单词的发音口形，嘴巴一时感觉挺生疏的。我练了一整天。

我惊讶地发现，自己竟然还记得如何讲话。

我把自己的小本子卷起来塞到墙里头。我坐在不得不用来睡觉的裹着布的弹簧上。我期待着。我摇来晃去地期待着。

我等了好久，睡着了。

我睁开眼睛，看到两只眼睛两片嘴唇两只耳朵两簇眉毛。

我忍住尖叫，故作镇定，拼命驱赶着渗进我四肢里的那种令我动弹不得的恐惧。

“你是个男、男、男……”

“而你是一个姑娘。”他挑了挑眉毛说道。他从我眼前挪开。他咧开嘴，却不是笑着，我真想放声大哭，两只眼睛绝望而惊恐地紧盯着那道门，那道我记不清曾经多少次试图打开的门。他们把我和一个男孩关到了一起。一个男的！

老天啊。

他们这是要置我于死地。

他们这一定是故意的。

这是要折磨我，要虐待我，让我晚上再也睡不成安稳觉。他两只胳膊交叠地抱着，袖子卷到了肘部。他眉骨上少了一枚眉环，他们肯定给没收了。那深蓝色的眼睛深棕色的头发轮廓鲜明的下巴精瘦强壮的体形。劲大。危险。可怕。恐怖。

他大笑了一声，我一下子跌到床下，缩到角落里。

他们一大早已经往房间的空当里塞了一张床，他打量了一下床板上的瘪枕头、薄床垫和小得几乎盖不住他上身的旧毛毯，那毛毯的毛都磨光了。他瞅了瞅我的床，又瞅了瞅他的床。

他一只手把两张床拼起来，又用脚把两个金属床架推到了他那边，四仰八叉地在两张席子上横着一躺，把我的枕头抓过去抖了抖，垫到了脖子下面。我已经开始浑身颤抖了。

我紧咬着嘴唇，试图把自己隐没到黑暗的角落里。

他抢走了我的床我的毯子我的枕头。

除了地板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

除了地板，以后我什么都没有了。

我永远还不了手了，因为我整个给吓得呆若木鸡、全身麻痹、神志恍惚。

“你是个——什么呢？精神病？所以到了这儿？”

我不是精神病。

他撑起身子，以便能看到我的脸。他又大笑起来。“我不会伤害你的。”

我真想相信他的话我不相信他的话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问道。

关你什么事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

我听着他重重的呼吸声。我听着他在那张原本有我一半的床上翻着身。我整个晚上都醒着，两个膝盖蜷起来，顶着下巴，两只胳膊紧紧地抱着自己瘦小的身躯，我的棕色长发成了我们之间唯一的隔帘。

我不睡了。

我睡不着。

我再也听不得那些尖叫了。

二

清早，气味闻起来像是在下雨。

房间里有股浓浓的石头的潮味和泥土被翻动过的味道，空气阴冷潮湿，土腥味很重。我做了个深呼吸，蹑手蹑脚地来到窗户跟前，把鼻子贴在上面，凉凉的。感觉着我的呼吸在玻璃上形成雾气。我闭起眼睛，聆听轻柔的啪嗒啪嗒的声音穿过瑟瑟的风。只有雨滴提醒了我，云彩是有心跳的。我也是有心跳的。

我总是琢磨这些雨滴。

我琢磨着，它们从天空径直奔向自己未知的归宿的时候，怎么总是可着劲往下掉，脚下磕磕绊绊，摔断了自己的腿，竟然忘了自己的降落伞。就像有人正在掏空自己口袋里的东西往地上扔，好像并不介意东西掉到哪儿，不介意雨滴撞到地面时的爆裂和掉在地板上摔得粉碎，不介意人们对雨打门窗的日子骂骂咧咧。

我就是一滴雨。

我爸爸妈妈把我从口袋里清出来，任由我落在水泥地上蒸发得无影无踪。

那扇窗户告诉我，我们距离山峦并不遥远，肯定也靠近水域，可是这些日子以来，所有东西都靠近水域。我只是不知道我们处在水的哪一边。不知道我们朝着哪个方向。我眯起眼睛仰望着晨曦。有人把太阳重新捡起来别到了天上，它却日渐向下滑落。就像一位对于你只了解一半的粗心大意的家长，它永远不会知道它的缺席会如何改变人类的生活。我们的日子在黑暗中会是多么的不同。

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传过来，我的牢友睡醒了。

我心虚地转过身来，就像再次因偷窃食物被抓到了似的。那是唯一一次，当我说并不是我要吃时，父母全然不信。我说我只想挽救街角那些流浪猫，可他们觉得，我不会具有在乎一只猫的人情味，我不会的，像我这种家伙这类人都不會。后来，他们不再相信我的任何言辞。这正是我身陷此地的原因。

牢友正在打量我。

他是和衣而睡的。他穿着件海军蓝的T恤衫和卡其布的大口袋休闲裤，裤管塞在黑色高帮靴里。

我身上穿着劣质的棉质衣衫，两颊绯红。

他盯住我的身形轮廓，慢慢悠悠地扫视，令我心跳加速。他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向我的身体，上下游移，盯得我一点儿勇气都没了，我早已经满面绯红。

我真想说，别盯着我看了。

别再用目光抚摸我了，还有，放好你自己的手，拜托！拜托！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突然斜歪着脑袋半玩笑半认真地说道。

我一下子愣在那儿。眨巴着眼睛，屏住了呼吸。

他挪了挪身子，我的目光飘散开来，散落成千百个碎片，满屋子飘浮跳动着，那一刻，捕获了万千影像，有无数个瞬间闪过。若隐若现的音容笑貌，在时光岁月中渐渐消退，凝固的思绪在寂寥呆板的空间里无依无靠地空游回转，突然，一阵记忆像旋风一样剖开我的心灵穿越而现。他让我想起了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。

我长吁一口气，在震惊之中重新回到了现实。

不要胡思乱想了。

“你为什么会在哪儿？”我冲着混凝土墙那边发出咔嚓声的方向问道。4面墙千百个灰暗阴影中的14次咔嚓声。地板，屋顶，都同为石板。劣质

的床架，由用旧的水管子做成。那一方小窗户，结实得根本没办法撼动。我的希望早被耗光了。我的两只眼睛失去了焦点，有些疼，手指在冰冷的地板上慵懒地划着道道。

我坐在地上，闻到一股类似冰块、金属和秽物杂在一起的味道。牢友坐在我对面，双腿盘在身下，他的靴子对这个地方来说显得有点儿过于闪亮。

“你怕我。”他的语气显得很平淡。

我的手不由自主地攥成了拳头。“恐怕是你弄错了。”

我可能说了谎，不过这无关他的事。

他哼了一声，声音在我们之间凝滞的空气中回响着。我没有抬头。没有与他朝我投过来的犀利目光对视。我感受着陈腐难闻的空气，叹了口气。我感到喉咙发紧，有种熟悉的东西卡在那儿，我已经学会了把它吞下去。

两声敲门声惊走了我的思绪。

他嗖地站了起来。

“那儿没人，”我告诉他，“只有早餐。”我都吃过 264 份早餐了，但依旧不知道那是用什么做的。闻起来像好多化学用品；胡乱的一坨，味道总是很浓。有时太甜，有时太咸，总是令人作呕。我多数情况下都饥不择食，根本注意不到有什么区别。

我听到他仅仅迟疑了片刻，便向门口靠了过去。他把门上的小门槽滑开一条缝，向那个已不复存在的世界张望。

“见鬼！”他简直要穿过那条门缝扑向盘子，结果顿了一下，急忙又把手缩回来，手掌在衬衫上拍打了一番。“见鬼，见鬼。”他双手紧紧地握成拳头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他烫着自己的手了。他要是听我的话，我本来会提醒他的。

“你得等上至少三分钟才能碰那盘子。”我对着墙说。我没去看自己手上那一道一道的轻微疤痕，那些疤痕都是烫伤的，不可能有人教我怎么防止烫伤。“我觉得他们是故意这么做的。”我轻声说道。

“噢，所以你这个时候跟我说话了？”他生气了，目光一闪一闪地看向了别的地方，我这才意识到他觉得这比什么都尴尬。他是个要强的家伙。要强得不许自己当着女孩子的面犯下愚蠢的错误。要强得不许自己显露出痛苦。

我闭上了嘴巴，透过他们称作窗户的那块小玻璃向外望去。没剩下多少动物了，但我曾经听说过鸟儿飞翔的故事。也许有那么一天，我会有幸看到一只。近些日子所听到的故事胡编乱造得厉害，一点儿都不可信，但我还是听到不止一个人说过，他们过去几年确实真真切切地看到过一只飞翔的小鸟。所以我望着窗户。

今天会有一只鸟儿。它有一身洁白的羽毛，头顶上点缀着金色条纹，就像头上戴着王冠一样，正要展翅翱翔。今天会有一只鸟儿。它有一身洁白的羽毛，头顶上点缀着金色条纹，就像头上戴着王冠一样，正要展翅翱翔。今天会有一只——

他的一只手。

在我身上。

两只手指

的指尖在我被衣服包裹的肩膀上瞬间掠过，我浑身上下每一块肌肉都紧绷起来，缩扭成结，压挤着脊椎。我站在那儿，安安静静的，一动不动，甚至都不呼吸了。也许我不动的話，这种感觉会一直持续下去，直到永远。

—264天当中没有人碰过我—

有时候我觉得，我内心的孤独都快要膨胀到冲破我的肌肤而炸裂开来了；有时候我又不能确定，是不是通过歇斯底里的哭号、尖叫或者大笑就能解决一切问题。有时候，我极度渴望触摸、渴望被触摸、渴望感受那种感觉，这种渴望强烈得令我恍恍惚惚地认定自己就要坠落到深渊里，那里有一个谁也找不到我的异度空间。

并非没有这种可能。

我多年来一直大嚷大叫，可从来没有人听到过。

“你饿吗？”他这回的声音低了一点儿，有那么一点儿担心的感觉。

~~我已经忍饥挨饿子264天子。~~“不饿。”声音脱口而出，跟呼吸骤停了一下似的，我别过脸去，我不该这么做，可我还是做了，他正在盯着我看。审视着我。他的嘴唇只是微微地张着，无精打采地在那里发呆，他眨了眨眼睛，试图掩盖自己的困惑。

我心里给什么东西刺了一下。

是他的目光。跟他的目光有关的什么东西。

~~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。~~

我抛开这个世界把双眼闭起来。给它们上了锁。用力地扭动着钥匙。合眼处，黑暗笼罩着我。

“嘿……”

我眼睛一下子睁开了，两扇破窗户的碎玻璃映入了我的眼帘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他的语气在努力让自己显得淡然，努力让自己显得漠不关心。

~~什么都不是。~~

我专注于横亘在自己与自由之间的那片透明空间上。我真想将这个坚硬的世界打得粉碎，让它在记忆中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想更高大、更健康、更强壮。

~~我想生气、生气、生气。~~

我想成为那只飞走的鸟儿。

“你在写什么？”牢友又说话了。

~~这些文字乃呕心沥血之作。~~

~~这支颤巍巍的钢笔便是我的呕心沥血之途。~~

而这张纸就成了盛装我心血的容器。

“你怎么不回答我？”他离我太近了太近了太近了。

从来没人离我这么近过。

我吸了口气，等待着他的离去，就像我生活中的其他所有人一样。我眼睛注视着窗户，注视着可能的前景。某种更高远、更宏大的前景，那是我骨子里有这种疯狂的一个原因，是我不毁灭一切便不善罢甘休的一种解释。今天会有一只鸟儿。它有一身洁白的羽毛，头顶上点缀着金色条纹，就像头上戴着王冠一样，正要展翅翱翔。今天会有一只鸟儿。它有——

“嘿——”

“你不能碰我。”我小声说道。其实我在撒谎，而我不告诉他这是谎话。他可以碰我，我永远不会告诉他这个。拜托，碰我吧，我真正想跟他说的是这个。

但是，人们一碰我，就会有事情发生。奇怪的事情。糟糕的事情。

致命的事情。

我记不起任何拥抱的温暖了。我的两只胳膊由于内心无法摆脱的冰冷孤寂而倍感痛苦。我自己的母亲不可能展开双臂来拥抱我。我父亲不可能来焐热我那冰冷的手。我在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里苟延残喘着。

你好。

世界。

你快要把我忘了。

咚咚两声敲门声。

牢友跳着站了起来。

到了洗澡的时间了。

三

那扇门通向深渊。

在那一头，没有色彩，没有光明，没有任何指望，只有恐怖。没有语言，没有方向，只有一扇意味着一成不变的洞开之门。

牢友的问题来了。

“怎么个意思？”他的目光从我身上转向了逃脱的幻象，“他们放我们走了？”

“他们永远不会放我们走的。”到了洗澡的时间了。”

“洗澡？”他的声音没有转调，但仍旧透着好奇。

“我们没有多少时间，”我告诉他，“我们得快点儿。”

“等一下，怎么回事？”他伸手拽住我的胳膊，又被我挣脱了，“可是没有光线——我们甚至都看不清该往哪儿走……”

“快点儿吧。”我紧盯着地板，“抓着我的衣角。”

“你说什么——”

远处的警报响了起来。顷刻间蜂鸣声嗡嗡地由远及近。很快，整个囚室都开始警报声中震颤，大门正在往回滑动。我抓住他的衬衣，一把将他拉到我旁边的黑暗当中。“别——说——话。”

“可——，”

“嘘。”我打断了他。我拽着他的衬衣，命令他跟上我，我凭着感觉在这家精神病院的迷宫里穿梭着。这里是一家收容所，一个问题青年中心，一个破碎家庭的弃儿中心，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安全之所。这是一处监狱。他们什么也不给我们，我们也看不见彼此，只能看到透过被他们谎称为窗

户的玻璃缝隙里偷偷溜进来的那一点点光线。凄厉的尖叫声和起伏的抽泣声穿透了黑暗，弥漫在整个黑夜之中的，是一阵阵恸哭和一声声哀号，还有暴力摧残下皮开肉绽和骨头断裂的声音，或者其他我永远说不上来是什么的声音。我在浑身恶臭的陪伴下，度过了难挨的前三个月。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浴室和淋浴头在什么地方。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些设施怎么使用。没人跟你说话，除非他们要传递什么坏消息。根本不会有人与你接触。男孩和女孩们从来发现不了彼此。

从来不会，除了昨天。

这绝非巧合。

我的眼睛开始适应了这人为制造的黑夜。我用手摸索着穿过粗糙的过道，牢友一言不发。我都快为他感到自豪了。他差不多比我高一英尺，身体结实强健，有我同龄人的肌肉感和力量感。这个世界还没有把他搞垮。无知者无畏啊！

“什——”

我用力拉了下他的衬衣，不让他说话。我们还没有搞清楚这些过道。我对他有一种奇怪的保护欲，这个用两根指头就可能把我掰断了的人。他没有意识到，他的无知会让他不堪一击。他没有意识到，那帮人可能无缘无故就把他干掉了。

我决定不再怕他。我确定，他的举动更多的是幼稚，而不是真正的威胁。对我来说，他看上去很熟悉很熟悉很熟悉。我曾经认识一个男孩，有着跟他一样的蓝眼睛，我的这种记忆不允许我讨厌他。

也许我想和他成为朋友。

又走了六英尺之后，墙壁开始由粗糙变得平滑，接着，我们找对了地方。这是个有两英尺宽的地方，再往前，我们来到一扇木门跟前，门上

有一个断了的门把手和一层木屑。静心听了三声心跳之后，我确信这里只有我们俩。我向前迈出去一只脚，把门慢慢地向里挤开。一声轻柔的吱嘎声，门缝敞开了，里面除了我想象的样子以外，空空如也。“这边来。”我小声说道。

我拉着他走向一排淋浴头，在地板上摸索着翻腾了一阵，看看在排水沟的什么地方有没有留下点儿香皂。我找到了两块，其中一块比另一块大两倍。“张开手，”我朝着黑影说道，“很滑，别掉了。香皂不多，我们今天已经很幸运了。”

有好一会儿他都一言不发，我开始担心起来。

“你还在吗？”我怀疑这会不会是个陷阱。会不会是个阴谋。他会不会是被派来杀死我的，正好借着黑暗的掩护，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把我干掉。我真不知道他们打算在这家精神病院里怎么对付我，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觉得把我关起来就再好不过了，但我总觉得，他们可能会杀了我。怎么看这都是个切实可行的选择。

不能说我罪不至此。

可是，我是因为无心之过而被关在这儿，看样子没有人关心那是个意外。

我父母从来没有尝试过来帮助我。

我没听到淋浴的声音，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这个专用房间很少有满员的时候，但往往会有其他人在里面，要么一位，要么两位。我已经逐渐觉察到，关在这家精神病院里的人，要么是真正的精神病人，根本找不到去淋浴室的路，要么就是他们对洗澡压根就无所谓。

我干巴巴地咽了口唾沫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一时间，他的声音打破了空气的寂静，打断了我天马行空的思绪。我能感觉到，他的呼吸比之前离我要近得多。我的心脏剧烈跳动起来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而我却控制不了。“你为什么不愿

意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？”

“你的手是张开的吗？”我问道，我嘴里发干，声音嘶哑。

他一点点地靠过来，吓得我都快要喘不上气来了。他的手指紧紧抓住我涩得发挺的衣服，这可是我所拥有的唯一蔽体之物，我总算松了口气。只要他没碰着我的皮肤。只要他没碰着我的皮肤。只要他没碰着我的皮肤。这似乎才是秘密所在。

我的紧身T恤已经用这栋楼里的浑水洗了不知道多少次，穿在身上蹭着皮肤的感觉就像个破麻袋。我把大一点儿的那块香皂塞到他的手里，然后踮着脚往后退了退。“我要帮你把淋浴打开了。”我仔细地解释着，并把声音压低，免得被人听见。

“我的衣服怎么办？”他的身体距离我仍旧很近。

我在黑暗当中眨了1000次眼睛。“你要把它们脱下来。”

他笑了，像是给什么逗乐似的。“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个我知道。我是说我洗澡的时候衣服怎么办？”

“尽量别弄湿了。”

他做了个深呼吸。“我们有多长时间？”

“两分钟。”

“真是的，你怎么不早——”

我把他的淋浴开关打开的同时把自己的也打开了，他的抱怨声被从水龙头里喷出的“水弹”淹没了。

我的动作很机械。这些动作已经重复过不知道多少遍了，我总结出了效率最高的搓澡、漂洗和给自己身体以及头发打香皂的方法。由于没有毛巾，所以要掌握一个窍门，就是身上任何地方都尽量不要沾太多水。如果沾了太多水，就很难干爽起来，搞不好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会被肺炎折磨得死去活来。我算是知道了。

在正好九十秒的时候，我已经拧干了头发，开始匆忙地套上我那件褴